

■散文

独坐云庄山

□吴玉琴

一行人走走停停、说说笑笑，沿着山径向云庄寺攀爬。抬头的刹那，远处的蓝天、白云和山峦竟在我眼前轻轻旋转。许是近日疲惫，身体发出了无声的抗议。我在道旁的草地上静坐片刻，不适渐渐减缓。半山的花草树木仿佛感知我的心绪，微微摇曳，发出温柔的邀约：不如，就在这里坐一会儿吧。

我欣然接受了这份山间的馈赠。伙伴们继续向上攀登，我则独坐于此，看树木苍翠、花草摇曳，听虫声唧唧、鸟鸣清脆，赏松涛阵阵、流云脉脉，不觉间已沉醉在这雅朴清丽的山景之中。

植物的清甜气息将盛夏的微风洗得澄澈透明。云朵如调皮的白帆，在蓝绸般柔软的天空自在飘游。草丛间，一只绿蚂蚱沿草茎攀缘，到顶又轻盈跃下；几只蝴蝶从浅紫飞向明黄的花朵，静静停驻；还有一只黑甲虫，在草间穿梭急切，恍若城市中奔波的行人。层层叠叠的草，新绿初绽者与穗子低垂者杂然相间，随风起舞。“草在结它的种子，

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顾城的诗此刻悄然漫上心头。

环顾四野，高低起伏、曲线优美的云庄山也仿佛席地而坐，与我共享这份安宁。山石历经风霜，或棱角分明，或圆润起伏，斑痕遍布却安然若素。参天古柏青翠婆娑，粗壮的枝干伸向蓝天，深褐树皮上布满风霜刻写的裂纹。阳光倾泻山峦，光影斑驳，如山的呼吸。天地如此辽阔、澄澈、肃穆而圣洁。与山对坐，身体仿佛也舒展开来，融入辽阔之中，深重的倦意与心底的琐碎块垒，在这一刻无声消融。

难怪古人总爱称山为“空山”。“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山的空，屏蔽尘嚣，让内心清明；山的空，包容万物，辽阔而安宁。云庄山，正是这样一处所在。它静默、沉稳，如从时间深处走来的智者，无言却睿智，潜移默化地抚慰每一个走近它的人。

恍惚间，仿佛看见一千五百年前的

某个清晨，永昌县南坝乡的云庄山上空，五彩祥云如莲花次第绽放，绵延三月不散。远在敦煌开凿石窟的刘萨河禅师感应佛缘，率弟子踏风而来。行至山下，见山岚氤氲，紫气萦绕，禅师合掌赞叹：“此真菩萨道场也。”遂以锡杖点石，依山凿窟，建寺弘法。因祥云常驻，故名“云庄寺”。千载光阴流转，古刹历经魏晋风骨、隋唐气象、宋元神韵、明清烟霞，香火不绝。文人墨客多会于此，留下无数锦绣诗文与动人传说。

独坐山中，感受自然与历史的交叠，不禁想起李白《独坐敬亭山》：“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云庄山，亦是这般寂寂，是一处可与人默然对坐、心照不宣的山，让你在此觅得清幽、寻回生机，让生命重新灵动起来。

幽谷深处，地气一丝丝透过泥土升腾，温润而朝气；曲径通幽，薄如蝉翼的阳光斜斜穿过枝叶，温暖静美；飞鸟隐现，鸣声婉转如天籁萦回，空灵悠远。我看山，山亦看我。与山对话，亦与自

己的心对话。就这样静坐，将散落尘世的自我，一寸寸归拢。

虽未登顶谒寺，心有遗憾，却反萌生更大奢愿——若能在此小住数日，晨钟暮鼓，清茶书卷，与草木清风为伴，与云烟鸟鸣为友，彻底放空自己，直至心中唯余山的苍翠、水的宁静、云的闲逸，该是何等幸事。

山下传来同伴的呼唤，该当离去，继续下一段行程。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云庄山始终不语。它如宽厚长者，慈目送别风尘仆仆、疲惫浮躁的我们。

下山途中，见石缝间的金露梅于阳光下灿然绽放，带着氤氲古意，展露一种需隔岁月才能读懂的沉敛温和。那美，是李清照的婉约，是董小宛的清雅，是哪怕身处波澜仍不失温柔的隐逸之气，仿佛专为涤荡世间浊秽而生。尼采曾说：“当你凝视深渊，深渊也凝视着你。”我一路走，一路贪看那金露梅，但愿它也能开在我心里，长久地将我凝视，以山的静默，照见我之初心。

■诗歌

秋天的秘籍（外一首）

□桑宗仁

阳光把山脊涂了又涂
蓄势的草木向西一掷再掷
它们裹着黄金的晖光
手执炙热的镰刀
凉州词镌在芭谷棒上
那些圆的扁的瓜果牵着落蒂
那些谦逊的梁黍覆被、葡萄
于大漠孤烟中，于三河弯月中
换过了太阳与西风的质询
果蔬庄稼在千里走廊上
以甜蜜汁液为颜料
绘下了秋天秘籍

遥望祁连

山顶有雪，有阳光
这对欢喜冤家
正赶赴一场夏秋之约
马莲以马悠长的嘶鸣为号角
在牛铃铛铛的脆声下开花
黑鹇、血雉、蓝马鸡、斑头雁
一会追逐雪线，一会栖阳光下
拟集体参加祁连山下的婚礼
至于穿燕尾服的那一对黑颈鹤
在白牦牛悦耳的响鼻声后
随一团白云飞上了青天
这群拥有天赋的诗人
把阳光踩碎了，他们在挖掘诗绪
阳光优雅地翻阅着美学天地
只有我吃惊地发现了山的两面
背阴的北麓穿着雪白婚纱
向阳处起伏伏的山岭
皆为雪白的伴娘

走进秋天

□谢正义

秋天是一页慢卷的蓝信笺
白云用棉絮的句式写飘逸的注脚
秋风从林梢抖落薄霜时
撞响了漫山清朗的钟声

稻浪在阳光下翻晒金箔
农机声碾过田垄的五线谱
谷粒沿着麻袋滑成瀑布
仓廩传来饱满的回音

石榴忽然炸开晶莹的谚语
葡萄架垂下紫水晶的谜题
苹果在枝头裹紧蜜糖的羞涩
秋日在果筐里层层堆叠

谁在垄上拾起一襟爽气
鞋尖沾着草香与露水的印记
夕阳给草帽镀上金边时
笑声已压弯农家屋檐

这秋天是位天生画师
给云烟以疏朗 给泥土以丰饶
当你站在豁亮的天地间
呼吸都带着澄澈的甜味



金星

第1182期

富贵仙寿聚一家
中国画
石兰英 作

岁月沉香

□王玉美

墙角的老藤又抽了新芽，浅绿的叶瓣裹着晨露，在阳光下透着透亮的光。我蹲在石阶上看它，忽然想起奶奶生前总说的话：“草木记得时光，比人牢。”

那只缺了口的青花瓷碗还摆在书柜第三层。碗沿有圈淡青的缠枝纹，是奶奶嫁过来时带的嫁妆。小时候我总爱捧着它喝玉米糊，温热的粥水顺着碗沿滑进喉咙，带着柴火灶特有的烟火气。有次我追着蝴蝶跑，碗摔在青石板上，磕出个月牙形的缺口。奶奶没骂我，只是用粗布蘸着米汤细细擦着缺口，说：“碎了才好，以后就记着要小心了。”后来这碗成了她种多肉的容器，肥厚的叶片从缺口处探出来，倒比完整时多了几分意趣。有年冬天，我在碗里插了支干梅，暗红的花瓣落在青瓷上，竟成了那年最别致的景致。奶奶见了，笑着往我手里塞了块烤红薯，甜香混着梅香，成了刻在记忆里的暖。

衣柜深处还压着件枣红色的毛衣。是母亲二十年前织的，枣红的毛线里掺着细细的金丝，领口处绣着朵小小的玉兰花。那年冬天特别冷，母亲每晚坐在台灯下织毛衣，毛线针在指间翻飞，偶尔停下来揉一揉发酸的肩膀。我凑在旁边数针脚，总盼着毛衣快点织好。可等毛衣织成，我却长快了，穿在身上紧巴巴的。母亲笑着说：“没关系，明年还能穿。”可第二年春天，毛衣就被叠得整整齐齐收进了衣柜，再没拿出来过。如今我把它找出来，展开时还能闻到淡淡的樟脑香，针脚间仿佛还留着母亲指尖的温度。

楼下的老槐树不知守了这条街多少年。树干上有个深深的树洞，是我和小伙伴们秘密基地。夏天我们把玻璃弹珠、糖纸塞进树洞里，秋

天捡了金黄的槐树叶夹在书里。有次暴雨过后，槐树枝断了好几根，我们蹲在树下发愁，居委会的张爷爷扛着梯子来修，他用麻绳把断枝绑好，又在树洞里填了些泥土，说：“这树啊，陪着咱们长大，得好好护着。”夏日傍晚，街坊邻里总爱搬着小板凳坐在槐树下，张爷爷摇着蒲扇讲过去的事，我们趴在石桌上写作业，槐花香簌簌落在作业本上，成了童年最温柔的背景。如今每次路过，看到枝繁叶茂的老槐树，心里总暖暖的。

前段时间整理旧物，翻出一本泛黄的日记本。里面记着年少时的心事，有考试失利的沮丧，有和朋友闹别扭的委屈，还有第一次收到情书的羞涩。字迹歪歪扭扭，却透着满满的真诚。看到某一页写着“希望长大后能成为一个温柔的人”，忍不住笑了。这些年跌跌撞撞，虽然没活成理想中完美的样子，却也慢慢学会了包容与体谅，大概就是岁月的馈赠吧。

傍晚的时候，我坐在阳台喝茶。玻璃杯里的菊花在热水中缓缓舒展，茶香混着花香漫开来。夕阳透过纱窗，在地板上投下斑驳的光影。远处传来孩子们的笑声，楼下的老奶奶在慢悠悠地散步。忽然觉得，岁月就像这杯茶，初尝时有些苦涩，细细品味，却能尝到淡淡的甘甜。那些过往的时光，无论是欢乐还是悲伤，都在岁月的沉淀中，酿成了独特的芬芳。

老藤还在慢慢生长，青花瓷碗里的多肉又冒出了新叶，枣红色的毛衣静静躺在衣柜里，老槐树依旧守护着这条街。时光匆匆，却留下了太多珍贵的回忆。这些回忆就像散落在岁月里的珍珠，串联起我们的人生，在时光的打磨下，愈发璀璨夺目，散发着迷人的沉香。

■散文

风沙里，长出春天

□钱再伦

里湿漉漉的芦苇，广场上随霸王鞭舞动的身影，踢毽者高高跃起的矫健身姿，欧洲面孔孩童清澈的笑容……就在此时，儿子发来一段视频：他混在一群永昌青年中踢毽球，跳跃腾挪，脸上汗水与笑意恣意流淌。

那身影如此陌生又如此熟悉——他脚下那块土地，曾让我深深忧虑过的“不毛之地”，如今正通过他年轻而充满弹性的身体，传递给我一种前所未有的沉稳生机。

永昌的迷人，不仅在于地理咽喉、湿地之肺，更在于其吞吐古今的气度。它既能容纳罗马军团的迷途与归化，也能为我那来自南方潮湿之地的儿子，在风沙与绿洲之间，指出一条路来。

车窗外的风景飞速后退，而我心中的那块土地却越发清晰。原来每一个忧虑的褶皱里，都可能长出一个春天。这辽阔人间，处处皆是生根之处；漫漫人生，时时都有新的可能。儿子在那片曾经让我担忧的土地上，找到了自己的春天；而我在他的选择里，看见了生命最本真的模样——像沙漠里的泉水，总能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涌出希望的甘甜。